



閔澤平 著

中古中土观音 经义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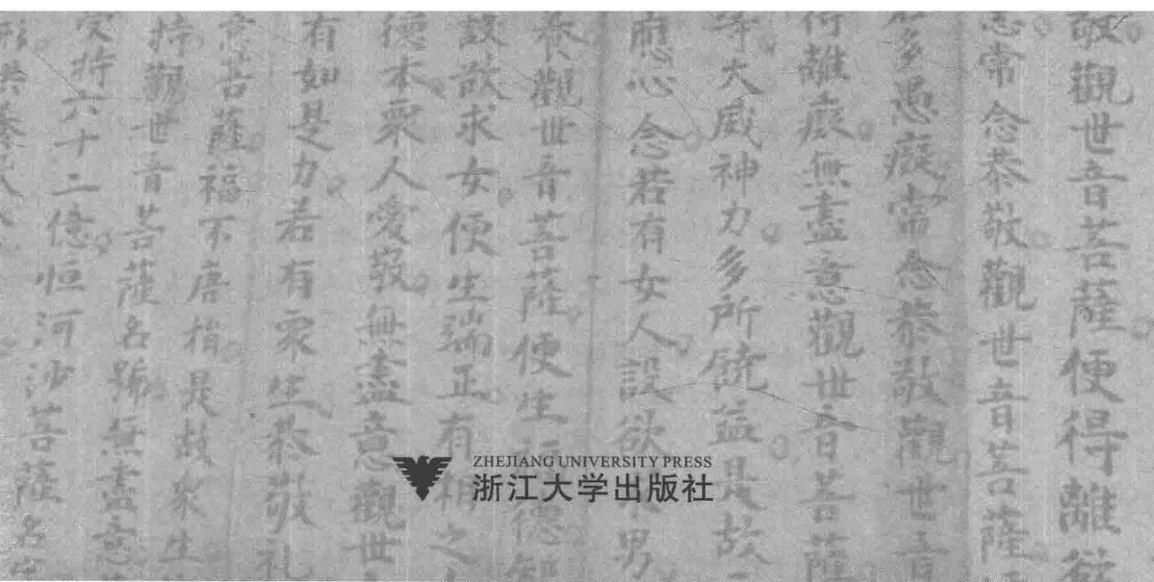
如是若有衆生多於淫慾
敬觀世音菩薩。便得離欲
志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。便
得多愚癡。常念恭敬觀世音
菩薩。無盡意觀世音菩薩。
等。大威神力。多所饒益。具
應心念。若有女人。設欲求
養觀世音菩薩。便生福智。
設欲求女。便生端正。有相之
德。本衆人愛敬。無盡意觀世
音。有如是力。若有衆生。恭敬禮
意菩薩。福不唐捐。是故
持觀世音菩薩名號。
受持下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學出版社



閔澤平 著

中古中土观音 经义研究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古中土观音经义研究 / 闵泽平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6. 6

ISBN 978-7-308-15393-5

I. ①中… II. ①闵… III. ①观音—研究
IV. ①B949.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0606 号

中古中土观音经义研究

闵泽平 著

责任编辑 胡 畔(llpp_lp@163.com)

责任校对 陈晓璐 杨利军

封面设计 十木米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251 千

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5393-5

定 价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 0571-88925591; <http://zjdxcs.tmall.com>

目 录

上 编 中古观音译名考辨

第一章 廬楼亘	003
一 《无量清淨平等觉经》中的“廬楼亘”	003
二 《无量清淨平等觉经》译者考索	006
第二章 窥 音	017
一 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与《维摩诘经》	017
二 《佛说无量门微密持经》与《法镜经》	024
第三章 现音声菩萨	032
一 玄风大畅与《放光般若经》的盛行	032
二 朱士行西行与《二万五千颂般若经》抄本的访获	037
三 竺叔兰的名士风范及对《放光经》的校订	041
四 “现音声菩萨”译名的认定及其意义	046

第四章	光世音	053
一	两种《自誓三昧经》	053
二	两种《佛说须赖经》	059
三	两种“光世音”	065
四	竺法护与《正法华经》	072
第五章	观世音	080
一	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	080
二	康僧铠	085
三	聂道真	090
四	鸠摩罗什	095
第六章	观世自在	106
一	菩提流支	106
二	瞿昙般若流支	112
第七章	观音	119
一	《成具光明定意经》	119
二	《妙法莲华经》	123

下 编 中古中土观音经义考论

第八章	《普门品》与观世音	131
一	《普门品》的来源	131
二	《普门品》的意义	138

第九章 《入法界品》与观世音	149
一 《入法界品》	149
二 观音道场	154
三 观音胁侍	163
四 大慈大悲	167
第十章 观世音授记经	175
一 昙无讖与《悲华经》	175
二 昙无竭与《观世音授记经》	183
第十一章 《般若心经》与观世音	195
一 般若观音与《般若心经》	195
二 《般若心经》与西行漫记	202
三 明心还是救难	209
四 玄奘还是罗什	214
第十二章 中古密教经典与观世音	219
一 竺难提与《请观世音经》	219
二 耶舍崛多与《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》	227
三 闍那崛多与《不空胃索咒经》	235
第十三章 中古疑伪经与观世音	242
一 《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缘经》	242
二 《佛说观世音三昧经》	251
三 《高王观世音经》	259
主要参考文献	267
索 引	270
后 记	272

上编 中古观音译名考辨

第一章 廬楼亘

一 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中的“廬楼亘”

作为学术研究层面而非信仰主义的观音信仰，它的起源至今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定，究竟在公元前已经出现^{〔1〕}，还是出现在公元纪元之初^{〔2〕}，抑或出现在5世纪之后，以及是出自于佛教，还是来自于婆罗门教，或者说是伊朗的神灵，都曾引起过学者们的激烈讨论。与此相关联的，则是观音进入中土的时间也不能给予准确的判定。其中的一种说法，则以为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的支娄迦谶，在翻译佛典《无量清净平等觉

〔1〕“龙树菩萨是大乘思想产生的主要人物，在他所著的《大智度论》中，已有‘观音菩萨’名号的出现，史家推断龙树菩萨的出现，约在西元一五〇至二五〇年之间，由此可见观音菩萨信仰，当早于龙树出生之前。因此观音菩萨信仰，应追溯到佛历纪元后的四五百年和西历纪元之前的那个时代。”圣印：《普门户户有观音——观音救苦法门》，圆明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25页。

〔2〕“从印度佛教发展史看，观音和观音信仰是早期大乘佛教发展中出现的新产物。但其产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确考。德国著名的印度学者奥登堡(Hermam Oldenberg)依据坎达拉佛像研究，认为观音信仰出现于公元纪元前后。法显《佛国记》里记载摩头罗国(今印度北方马士拉 Mutta 西南五公里处的马霍里 Maholi)地方‘摩诃衍人则供养……观世音等’，据考其时在公元纪元一世纪末，至迟则在二世纪初。”孙昌武：《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》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63页。

经》时所提到的“盧楼亘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观音菩萨^{〔1〕}，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观音进入中土的最晚时间。

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大约有五处提到了“盧楼亘”。前两次是在阿弥陀佛为诸菩萨、阿罗汉说法讲经时，作为听讲者的盧楼亘首先站出来发问，这一过程是以偈语的形式展现的：

时无量世尊笑，三十六亿那术，
此数光从口出，遍照诸无数刹。
则回光还绕佛，三匝已从顶入，
色霍然不复现，天亦人皆欢喜。
盧楼亘从坐起，正衣服稽首问，
白佛言何缘笑，唯世尊说是意。
愿授我本空荊，慈护成百福相，
闻是诸音声者，一切人踊跃喜。
梵之音及雷霆，八种音深重声，
佛授盧楼亘决，今吾说仁谛听。^{〔2〕}

当然，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具体描述，“盧楼亘”就会淹没在众多的菩萨中不会引起我们丝毫的注意。令人无法忽略的是，后来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在介绍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时，又详细介绍了“盧楼亘”的身份与地位：

佛言：“……无量清净佛国诸菩萨、阿罗汉，其项中光明，皆悉自有光明所照大小。其诸菩萨中，有最尊两菩萨，常在无量清净佛左右座边，坐侍政论。无量清净佛，常与是两菩萨共对坐，议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无量清净佛，若欲使令是两菩萨，到

〔1〕“据说支娄迦讖还翻印了一部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，该经卷三中用‘盧楼亘’的名称指代这位菩萨，其云……根据其他净土经典所述阿弥陀佛和观音、大势至菩萨的关系，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‘盧楼亘’是指观音菩萨。”李利安：《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》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95页。

〔2〕支娄迦讖：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二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288页。

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，是两菩萨便飞行，则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。随心所欲至到何方佛所，是两菩萨则俱飞行则到，飞行驶疾如佛，勇猛无比。其一菩萨名盧樓亘，其一菩萨名摩诃那，光明智慧最第一。其两菩萨项中光明，各焰照他方，千须弥山佛国常大明。其诸菩萨，项中光明，各照千亿万里。诸阿罗汉项中光明，各照七丈。”〔1〕

佛经中说，在无量清净佛身边有两位最尊贵的菩萨陪侍左右，经常一起讨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之事，其中的一位就是“盧樓亘”。“盧樓亘”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？佛经随即解释说：

佛言：“其世间人民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一急恐怖遭县官事者，但自归命是盧樓亘菩萨，无所不得解脱者也。”〔2〕

由此可见，“盧樓亘”的重要法力就是救难，在遭遇紧急状况包括遭遇官司时，能够帮助信徒解脱。不仅如此，在无量清净佛涅槃之后，盧樓亘还是他的继承者：

佛言：“无量清净佛，至其然后般泥洹者，其盧樓亘菩萨，便当作佛，总领道智，典主教授，世间八方上下，所过度诸天人民、蜎飞蠕动之类，皆令得佛泥洹之道。其善福德，当得复如大师无量清净佛。”〔3〕

总之，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中对于盧樓亘的描述——无量寿佛身边最重要的胁侍，救难菩萨与未来佛——让我们确信佛经中提到的“盧樓亘”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观音菩萨。更有力的证据还在于，据说是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第三会的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曹魏康僧铠在相关位置都直接用

〔1〕 支娄迦谶：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二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290页。

〔2〕 支娄迦谶：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二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290页。

〔3〕 支娄迦谶：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二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291页。

“观世音”替代了“盧楼亘”。如上述所引偈语,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相应为:

应时无量尊,动容发欣笑。
口出无数光,遍照十方国,
回光围绕身,三匝从顶入。
一切天人众,踊跃皆欢喜。
大士观世音,整服稽首问,
白佛何缘笑,唯然愿说意。
梵声犹雷震,八音畅妙响,
当授菩萨记,今说仁谛听。^{〔1〕}

其中对于观世音职责与地位的介绍文字,亦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大同小异,如“彼佛国中,诸声闻众身光一寻,菩萨光明照百由旬。有二菩萨最尊第一,威神光明,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白佛:彼二菩萨其号云何?佛言:一名观世音,二名大势至。是二菩萨,于此国土修菩萨行,命终转化生彼佛国。”总之,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中所出现的“盧楼亘”,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中都以“观世音”替代了。

二、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译者考索

那么,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为什么会使用“盧楼亘”这样的译名来指称观世音呢?唐代的《一切经音义》以为“盧楼亘”仅仅是音写,即所谓其“梵语,不求字义,菩萨名也”^{〔2〕}。宋代的《翻译名义集》也以为“盧楼亘”就是“光世音”的音译,名字的真实含义则是因“能所圆融,有无兼畅,照穷正性,察其本末,故称观也。世音者,是所观之境也。万象流动,隔别不同,类音殊唱,俱蒙离苦,菩萨弘慈一时普救,皆令解脱,故曰观世音”,而

〔1〕 康僧铠: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卷下,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,第273页。

〔2〕 慧琳: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六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603—604页。

所谓“光世音”、“观自在”都是误译^{〔1〕}。明代的王世贞明确指出“光世音”梵文的音译,其《观世音大士六部经咒序》有云:

过是西方十万亿万土,有佛名阿弥陀。其佐阿弥陀而行化,若国相,又若储君者,曰观世音大士。观世音梵名阿那婆娄吉低输,略而曰婆娄吉低税;又曰观自在,梵名阿缚卢枳多伊湿伐罗;一曰观世自在,梵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;一曰光世音,梵名盧樓亘。夫所以三名者,盖缘德标称以显无方之用耳,义固一也。^{〔2〕}

后来许多佛学辞典都引用《可洪音义》接受了这一说法^{〔3〕},不过在如今一些学者看来,“见于西元第二世纪汉译的《无量清静平等觉经》的‘盧樓亘’,很难想做是‘观自在’在梵文原语 Avalokite vara 的音译”^{〔4〕}。有人猜测“盧樓亘”是音译的缩写,“从支娄迦讖译中出现的‘盧’‘阿会亘’等音写来看,可以推定‘盧樓亘’是 Avalo... svar 的音写。古译及旧译佛典的汉译者们往往有意避免造四字以上的音写词。从这一倾向来看,‘盧樓亘’很可能是不完全音写”^{〔5〕}。

“盧樓亘”究竟如何与“光世音”发生关联呢?即使我们认定它是一种略写,如辛岛静志所言,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将其复原,其间的因果仍然是无从得知的。这是许多学者在谈及观音信仰时对“盧樓亘”避而不谈的原因之一,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《无量清静平等觉经》归属权存在着争议。支娄迦讖为其翻译者的说法,据现存资料首见于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,其卷四“支娄迦讖”条有云:“《无量清静经》二卷,亦云《无量清静平等觉经》,

〔1〕 法云:《翻译名义集》—《菩萨别名第六》“阿那婆娄吉低输”条,《佛学三书》,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1995 年版,第 23—24 页。

〔2〕 王世贞:《弇州山人四部续稿》卷四十六文部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〔3〕 如:“译曰光世。《可洪音义》卷二下曰:‘盖楼亘,此云光世菩萨也。’盖盖为盧之误,观世音菩萨之音译。”丁福保:《佛学大辞典》下册“盖楼亘”条,上海书店 1991 年版,第 2459 页。又如慈怡《佛光大辞典》“盖楼亘”条:“盖,乃盧之误。盧楼亘为梵语 Avalokite vara 之音译,意译为光世,即观世音菩萨。《可洪音义》卷二下)”佛光出版社 1988 年版,第 5911 页。

〔4〕 [日]山田龙城著:《梵语佛典导论》,许洋主译,华宇出版社 1988 年版,第 51 页。

〔5〕 [日]辛岛静志:《〈法华经〉的文献学研究——观音的语义解释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09 年第 3 期。

见《吴录》。”^{〔1〕}其后《大唐内典录》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均沿袭了这一说法。不过，费长房所云《吴录》早已散佚，不知所指，使人深感疑虑。

同时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五“白延”条有载：“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二卷，第三出与世高、僧康铠等所出《无量寿经》本同，文名少异，见竺道祖《晋世杂录》。”^{〔2〕}而关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为白延所译的说法其实颇为盛行，如隋沙门法经等所撰《众经目录》卷一云：“右五经同本异译：《无量清净平等经》二卷（魏世白延译）；《阿弥陀经》二卷（吴黄武年支谦译）；《无量寿经》二卷（晋永嘉年竺法护译）；《新无量寿经》二卷（宋永初年佛陀跋陀罗译）；《新无量寿经》二卷（宋世县摩蜜多于祇桓寺译）；《新无量寿经》二卷（宋世宝云于六合山译）。”^{〔3〕}又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一：“沙门白延，西域人也，才明盖世，深解逾伦，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（前51）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，出《无量清净》等经五部。长房等录又有《平等觉经》一卷，亦云白延所出，今以此经即是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，但名有广略故不复存也。”^{〔4〕}

不过，《高僧传》又提出帛延译出了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，使情况更为复杂。其卷一有云：“又有沙门帛延，不知何人，亦才明有深解，以魏甘露中，译出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等凡六部经，后不知所终焉。”^{〔5〕}后来《众经目录》卷二即保留了这一说法：“右三经同本异译：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二卷，魏世帛延译；《阿弥陀经》二卷，吴黄武年支谦译；《无量寿经》二卷，晋永嘉年竺法护译。”^{〔6〕}由于白、帛通用，均为龟兹国姓，这不难使人联想到所谓“白延”与“帛延”实际上是一个人，这种想法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，但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《首楞严后记》的一条记录却让学者们极为棘手：“咸安三年（373），岁在癸酉，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《首楞严经》，……时译者归慈王世子帛延善晋、胡音。”^{〔7〕}我们推测“白延”与“帛延”为同一人，是

〔1〕 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，第52页。

〔2〕 费长房：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五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卷史传部一，第56页。

〔3〕 法经等撰：《众经目录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卷目录部，第119页。

〔4〕 智昇：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卷目录部，第487页。

〔5〕 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，汤一介整理：《高僧传》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，第13页。

〔6〕 彦棕：《众经目录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卷目录，第158页。

〔7〕 佚名：《首楞严经后记》，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271页。

因为《高僧传》及《众经目录》都肯定他们是魏世之人，而这里却分明记录帛延为东晋时人，时间相差在百年以上，白延与帛延为同一人的说法受到了挑战。

面对这样的矛盾，有人认为最好取消两者合一的说法，如羽溪了谛即认为“盖《开元录》明记为二人，而时代亦异，吾人只可视二人为同名且皆来自龟兹国，较为允当耳”〔1〕。更多人则以为两者当指一人，不同时代的说法属于误记。或以为其人当在东晋时，“实晋凉州之白延，不在魏世，《开元录》误”，“这里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了两个白延或帛延，一个是曹魏时期的，一个是东晋时期的。但从所译经典来看，又没有这种可能，只可能有一个白延或帛延。如果一定有一种时间记录有误，那就应该是《安玄传》所附传中白延的时间有误”〔2〕。

不过，无论白延与帛延是否为同一人，在一些学者看来，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为其所译之说都值得商榷，所以即使他们并不否定白延或帛延曾为译者的事实，通常也采取模糊的方式将其译本置入散佚之中。日本学者坪井俊映在《净土三经概说》中，曾经引用了望月信亨博士的说法：“此经（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）译本有三说：（一）僧祐以为是竺法护。（二）梁传以为是白延。（三）历代三宝记、开元录以为是支娄迦谶。其中支娄迦谶说是最为薄弱，白延之说次之，竺法护之说则最为有力。”〔3〕香川孝雄则在《〈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〉汉译考》中详细分析了这三种说法，认为从经录记载、译语等方面来看，“竺法护说”最为可靠，且认为“《平等觉经》和《普曜经》并非依据原典的逐句翻译，而是不得已限于对已存的《大阿弥陀经》和《瑞应本起经》的改订”〔4〕。

香川孝雄肯定“竺法护说”的重要依据，是《出三藏记集》所著录竺法

〔1〕 季羨林也主张两存其说。季羨林：《季羨林全集》第十六卷《西域佛教史》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11页。

〔2〕 纪赟：《慧皎〈高僧传〉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43页。

〔3〕 张曼涛：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七辑《净土典籍研究》，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3—4页。

〔4〕 [日]香川孝雄：《〈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〉汉译考》，《佛教文化》1990年第2期，第39—41页。

护曾翻译《无量寿经》二卷,根据其用语及风格,他认定旧题支娄迦谶所译的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,实际上应该是竺法护所译《无量寿经》。假如我们接受这里的说法,那么就观音研究而言,我们就不得不面临如下困惑:为什么竺法护在翻译“观音菩萨”时前后会使用不同的名称,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竺法护于太康七年(286)翻译《正法华经》时最早使用了“光世音”这一译名。

任继愈也倾向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为竺法护所译。除了著录这一说法的《出三藏记集》更为可靠外,所译之经文与吴国支谦所译《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即《大阿弥陀佛经》,在内容上的相近也是重要原因:

二者大部分译文完全一样,但《大阿弥陀经》所载过去佛有三十四个,《平等觉经》有过去佛三十七个;前者所载弥陀“二十四愿”文字较多,而后者的“二十四愿”虽次序不一样,也较简练,但看得出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来的;前者一句偈颂没有,后者两处有偈,一处有五字偈文八十句,一处有六字偈文一百二十八句。这不仅说明《平等觉经》原本比《大阿弥陀经》原本晚出,而且其译文是在《大阿弥陀经》译文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补充译和改译。因此,说《平等觉经》是竺法护译的是比较可信的。〔1〕

就所涉及的“廬楼亘”部分而言,两部经书的内容确实是极其相近的。当然,由于《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没有偈语,自然也没有廬楼亘首先发问的亮相。不过在介绍阿弥陀佛国讲堂舍宅时,也是将它与菩萨摩诃那钵作为重点来介绍,其文字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大同小异:

诸菩萨、阿罗汉顶中,皆悉自有光明,所照有大小。诸菩萨中,有最尊两菩萨,常在佛左右坐侍正论。佛常与是两菩萨共对

〔1〕 任继愈主编: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一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448页。

坐，议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。若欲使是两菩萨，到八方上下无央数诸佛所，即便飞行，随心所欲至到飞行，使疾如佛，勇猛无比。其一菩萨名盖楼亘，其一菩萨名摩诃那钵，光明智慧最第一，顶中光明各焰照他方，千须弥山佛国中常大明。其诸菩萨顶中光明各照千亿万里，诸阿罗汉顶中光明各照七丈。〔1〕

只是令我们意外的是，对于摩诃那钵与盧楼亘即大势菩萨至与观世音菩萨的职责，佛经中没有明确的区分。我们所熟悉的救难功能，也被一同赋予了摩诃那钵菩萨：

佛言：“世间人民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急恐怖县官事者，但自归命是盖楼亘菩萨、摩诃那钵菩萨所，无不得解脱者。”〔2〕

这会是一次小小的失误吗？或者说这也是一个证据，让我们进一步确定《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出现的时间当早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。20世纪以来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为竺法护所译，而其重要的依据就是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比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后出，而后者为支谦所译，在支谦之后曾经翻译过《无量寿经》又为我们所熟悉的是竺法护，所以竺法护就是旧题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的真正翻译者。

这里的推理看起来是那样的严丝合缝，所以没有太多的学者对于用竺法护来替代支娄迦谶以解决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比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后出的问题提出异议。正如齐藤隆信所言，一般来讲，判断佛经汉译者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依据历代经录的记载，一是按照经典中的词汇和语法来推定归纳。〔3〕按照《无量寿经》汉、吴两种译本用

〔1〕 支谦：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308页。

〔2〕 支谦：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二卷宝积部，第308页。

〔3〕 [日]齐藤隆信：《支谦所译经典中偈颂的研究——四部经典中偈颂的汉译者》，《法源》2001年总第19期，第63页。